

第一章 丹華鋪失火

泉城名不副實，城裡不僅沒有什麼甘泉，還是個常年缺水的地方，入冬的沙塵一刮起來，人臉都要吹成魚乾兒。

因為這乾巴巴的鬼氣候，李美娘的生意好的不得了，她在城中最熱鬧的西街集市，開了一間鋪子，只賣一樣東西——香雪膏。

米白色的膏脂，其貌不揚，卻對皮膚皴裂有奇效，乾裂流血的口子，抹上三天就能癒合，於是短短數年的功夫，丹華鋪的香雪膏便成了遠近聞名、供不應求的好東西。

李美娘和泉城一樣名不副實，並非一個美嬌娘，因擔心配方外泄，製作香雪膏素來都是由她親力親為，常年勞作讓她練出一身膀大腰圓的身板，走起路來彷彿地動山搖。

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好事，或許是財運太好，她在姻緣上十分不順。

新婚不久，丈夫便一命嗚呼，後來陸陸續續又說了兩回親，未等成婚，未婚夫便先後暴斃，剋夫的名聲傳得比關外的風還快，至此再無媒人登門，一晃就到了三十七歲高齡，恨嫁的心能燒開一壺冰水。

今日難得是個好天兒，又是個黃道吉日，李美娘雄心萬丈的帶著店裡的小夥計周小山去郊外月老廟上香，求月老保佑她能儘快嫁個好男人。

不愧是黃道吉日，不僅李美娘抽了一支上上籤，連周小山都抽了一支上上籤，說他今年就要桃花開，而且桃花一朵接一朵，旺盛得要死要活。

小山呵呵一笑，轉手就把籤文扔了。

李美娘和他相反，美滋滋的把籤文捏在手心裡，當成一個寶貝。

主僕兩人回到丹華鋪，老遠就看見店鋪門口停著一輛華麗的馬車，旁邊站著一面帶鬍鬚的年輕人。

這人名叫晏七，每年入秋，他都來泉城採購十二車香雪膏，算是丹華鋪排名第一的大客戶。小山是個自來熟的個性，已經叫了他好幾年的七哥，和他混得很熟。晏七一來，就表示丹華鋪要有一大筆錢進帳，所以每年一入秋，李美娘就望眼欲穿的盼著他，可今天，她的眼睛沒瞧見「大財主」，反而被晏七身邊的男人勾住了。

小山也瞧見了那個男人，二十出頭的年紀，身上有一種出眾而特別的氣質，既像是出身顯赫的貴公子，又像是江湖俠客，衣服做工極為精緻考究，色調款式卻極為素簡，江湖人腰間佩劍，富貴人家的男子也掛個玉佩，他腰裡空空蕩蕩，只別著一支尺八。

容貌好看到了不易形容之境，最為出彩的是那雙不怒而威的眼，隱含一股清傲犀利的鋒芒，本是冷素到極致的一身裝扮，卻依舊給人華麗不可逼視之感。

晏七笑吟吟地迎上來，「李掌櫃，這位是我家家主。這次親來泉城，是想和李掌櫃談筆買賣。」

李美娘直勾勾的盯著這個遠道而來的男人，把手心裡攥著的那張上上籤紙，撲成了一團。

他娘的，這要不是天意，老娘把腳指甲吃了！

她按捺不住喜色，忙揮手道：「快屋裡請吧，小山，上茶。」

小山哎了一聲，立刻跑去後院，給貴客準備最好的茶水。

等他進去給客人上茶的時候，就看見自家掌櫃擺出一副自認為風情萬種的姿勢，

「俏生生」端坐著，臉上一副癡相，像是被勾了魂。

「勾魂使者」略帶疲色的歪坐在藤木椅上，姿態很是放肆隨意，卻有著山雲吞吐，翠微萬重的氣度。

丹華鋪來過那麼多客人，從未有過像眼前之人這麼「灼眼」，這麼好看的男人，可真是賞心悅目的稀世珍品。

不知不覺間，小山連擺放茶盞的速度都情不自禁地慢了下來，動作也比平素秀氣輕柔了許多，怕驚擾了貴人。

看來今年的買賣和往年不同，要晏家的家主親自來談，所以小山放下茶水便乖乖的退了出去，還很識相的掩上房門，站在屋外的迴廊下待命。

廳裡隱隱約約傳來對話聲，奇怪的是，只有晏七和李美娘的聲音，「勾魂使者」似乎沒有開口。

李美娘的大嗓門轟轟轟的崩了句話後，砰地一聲房門開了，把門口站著的小山嚇了一跳。

她氣勢萬鈞地從屋裡闊步而出，衝著小山喝了兩個字「送客」。

這是談崩了？小山心想著，嘴上忙應了一聲好，三兩步就閃進屋內。

李美娘氣得拍屁股走人，遠道而來的主僕二人反而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，小山送進去的茶水，原樣不動的擺在那裡，一滴未少。

歪坐著的晏家家主懶懶地動了一下身子，皺著劍眉，一臉的嫌棄，「這什麼破椅子，老子屁股都坐疼了。」

小山原以為晏家家主這般神仙模樣的人物，定是出口成章、字字珠璣、妙語談玄，誰知說話竟這麼糙，和他那張臉真是一萬分的不搭配，另外，這椅子明明是春上新買的，足足花了三兩銀子，破？

晏聽潮兩手撐著扶手站起來，壓根也沒見他使力，只聽見匡的一聲，椅子竟然碎了。

小山呆若木雞地看著一地木屑，心想這是什麼意思，給掌櫃一個下馬威，做不成買賣，就形同這把椅子，粉身碎骨？

「有錢也不知道享受。」晏聽潮若無其事的拍了下巴掌，負手走到小山跟前，神情淡漠高冷，語氣倒是平平靜靜，一派溫柔祥和，「你替我問一句你那掌櫃，賺那麼多錢不花，是不是想攢著打個金棺材。」

棺材！好啊，直接威脅上了。

小山臉上堆笑，連連點頭，「好的好的，小人恭送晏公子。」

送走這位神仙大爺，小山拿了掃帚準備打掃殘局，收拾屋子，右腿剛邁進去就看見李美娘正扭著腰看著那一地木屑，一臉的凶惡加氣惱加心疼。

小山立刻解釋，「掌櫃的，椅子是晏公子弄壞的，可不是我。」

李美娘翻了個白眼，「我當然知道不是你，你狗膽還沒那麼大。」

小山：「……」

李美娘冷著臉問：「他說了什麼？屁都不放一個就走了？」

小山清楚掌櫃的暴脾氣，哪敢實話實說，摸摸耳垂，很委婉地說：「他說，娘子掙了錢要記得花。」

「放他娘的屁！」李美娘火冒三丈的扭著腰，「他是說老娘有命掙沒命花？」

小山連連安慰，「不不不，他只是嫌這椅子坐著不舒服，沒有掌櫃的說的那個意思。」

李美娘呸了一聲，「老娘的錢想怎麼花就怎麼花，他又不是老娘的男人，鹹吃蘿蔔淡操心。」

小山連連點頭，「沒錯，他就是多管閒事。」

李美娘哼了一聲，「你去長春客棧給他傳個信。就說，他說的那條件我不能答應，但是我有個折中的法子。」

小山聽完李美娘的那個法子，腦殼子像是被車輪碾過一樣，半晌才把嘴巴合上，這法子要是能成，他周小山的名字倒過來寫！

心裡雖然一百個不認同，但是該跑的腿還是要跑的。

小山一溜煙的跑到長春客棧門口，抬頭瞧見那四字招牌，心說泉城這鬼天氣，直接從冬到夏，再從夏到冬，要麼熱死你，要麼凍死你，長春個屁。

店裡的夥計帶著他上了樓，在天字一號房門口，恰好晏七從房裡出來，房門上掛著離地半尺的布簾。

布簾在晏七的手裡一挑一垂，坐在屋內的一道人影從周小山眸中閃過。

噴，比在鋪裡還要放肆的坐姿，兩隻腳翹到八仙桌上，雪白的羅襪上繡一隻黑瞳金眼。

小山衝著晏七笑吟吟的叫了聲「七哥」，拱手稟明來意，「我家掌櫃的派我來向公子傳話。嗯……就是剛才沒談成的那個生意。」

晏七一向好說話，反手撩開簾子，微微笑說：「公子在裡面，你自己進去說吧。」

屋內的晏聽潮已經把腳從桌上放了下去，兩手很閒逸的搭在扶手上，微微瞇著眼睛打量著他。

小山進去後，乖乖巧巧的站在門口，背書一樣，把掌櫃的話原封不動的轉告完畢。

晏聽潮靜默不語的聽完全部，面色冷冷的端起桌上的一個茶杯。

見狀，小山有種強烈的直覺，他那架勢不像是要喝茶，是想要把茶杯砸到他身上！

這要是砸過來，他是躲呢，還是不躲呢？

躲開的話，必定會暴露他會武功；可要是不躲，被潑一身茶水，回去還要洗衣服，這大冷的天，真是好煩呢。

還好，那只茶杯沒有砸過來，只是在他手指間轉了個圈，又慢慢放了回去。

小山鬆了口氣，心道：謝天謝地，不用洗衣服了。

就在這杯子一起一落之際，晏聽潮的表情也有了些許的變化。

他抬眸瞟著小山，似笑非笑地問：「你是不是也覺得李美娘在說夢話？」

小山很為難，這讓人怎麼回答呢，雖然心裡覺得晏家家主說的沒錯，可李美娘是掌櫃的，他總不能胳膊肘向外拐吧？所以他只能低著頭，陪著笑臉，一聲不吭。晏聽潮再次舉起了茶杯，慢悠悠道：「你回去給你家掌櫃的打上一盆涼水，讓她好好洗把臉，醒醒。」

明白了。小山馬上告辭，一溜煙的再跑回丹華鋪。

秋日短暫，一晃眼就要入冬，接下來幾個月便是香雪膏的旺季。

李美娘正站在櫃檯後劈哩啪啦的打著算盤，盤點帳目，這個時候絕對不能打擾她，尤其帶回來的還是一個壞消息，於是小山很識相的沒上前回話，先進了後院。泉城的臨街店面，通常都是前鋪後院，今日天氣晴好，丫頭小水和齊嬤嬤在院子裡用細籬筐晾曬桂花和草藥。桂花是要加入香雪膏的，為了掩蓋原本的氣味。

小水好奇心重，悄悄問齊嬤嬤，「娘子今年為何不賣給晏七膏脂？」

「我哪裡知道。」齊嬤嬤露出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，「晏七和我們丹華鋪做了五六年的生意，每年入秋都要訂唇脂膏脂，是我們的大主顧，怎麼娘子突然就不肯了？我也想不通呢。」

「我知道原因。」小山笑嘻嘻的從月亮門後跳出來。

齊嬤嬤捂著心口笑罵了一句，「你個皮猴子，嚇死我了。」

小水好奇的問：「什麼原因？」

「晏七往年都是自己來訂貨，誰知道今年呢，他家主人也一起來了。哎喲媽呀，那位公子長的喲……」小山拖了一個長音，望天眨巴眨巴眼睛，又咂巴咂巴嘴皮子，彷彿吃了半斤蜜汁燒肉，一副心滿意足、回味無窮的樣子，「連我這個男人都動了心。」

齊嬤嬤笑呸了一口，「毛都沒長齊，還自稱男人。」

「那我也是個男人。」小山嬉皮笑臉的撫起兩朵桂花放在鼻子底下，抽抽鼻子尖兒，聞夠了香氣，這才慢悠悠說起來。

「晏公子想買香雪膏的方子，娘子當然不肯，這可是她的命根子。但她又對這位晏公子一見傾心，於是讓我去客棧裡傳話，只要公子肯娶她為妻，這整個丹華鋪都算是她的嫁妝，若他肯入贅，城外的莊子和田地也都一併送他。香雪膏的方子嘛，雖然不會賣給他，可人都是他的了，那方子還不是早晚都傳給晏家子孫。」齊嬤嬤瞪圓了眼睛，吃驚道：「我的娘耶，娘子這是家底全都給出去了？」

「對啊，娘子這麼誠心，晏公子卻一口回絕了，娘子一怒之下就不肯再賣膏脂給他。」

齊嬤嬤噴噴撇嘴，「那位公子也真是想不開，我們娘子可是聚寶盆、搖錢樹。」

「錢再多也得有命花啊。」小山神祕兮兮的指了指顴骨，「麻衣神相上寫，這裡高的人，剋夫。娘子先頭的丈夫就不說了，連定了親的兩個男人都暴病而亡，這麼硬的命，誰還敢上門送死啊。」

小水好笑道：「你懂得倒多。」

「想當年，我跟著算命瞎子結伴討飯，可學了不少本事呢。」說著，小山扯過她

的手，「來我瞧瞧你的掌紋。」

小水一時好奇，也忘了他是個小子，伸開小巴掌遞過去。

小山摸著她的手，嘖嘖讚道：「難怪娘子給妳取名叫小水，妳這皮肉是水做的嗎？怎麼這麼嫩滑，好軟啊。」

他和小水同齡，手心裡卻有很多繭子。

小水突然害臊起來，臉紅成一顆小山楂，飛快抽出手，還沒等小巴掌打到小山的身上，小臉就嚇得煞白。

李美娘凶神惡煞般的站在垂花門處，雙手叉腰，惡聲惡氣道：「周小山，我看你是皮又癢了！還有妳，李小水！」

小山心說完了，掌櫃的又要賞皮帶湯了。

李美娘氣哼哼的也不廢話，從腰裡解下皮帶，橫著甩給齊嬤嬤。

齊嬤嬤也不用請示，按照老規矩，照著兩人小腿，各自抽了二十鞭子。

小水一個文文弱弱的小丫頭，也沒敢大聲哭嚷，只是小聲抽泣，反倒是小山這個半大小子，叫得鬼哭狼嚎，喊疼死了疼死了。

實打實的看著二十鞭抽完了，李美娘這才重新扣上皮帶，氣勢洶洶的去了前頭的鋪子。

齊嬤嬤趕緊去給兩人拿藥膏，進了小山的屋子，一看他還在哭唧唧的抹眼淚，忍不住道：「我都沒用勁兒，就是做做樣子給娘子看，你好歹也是個男人，怎的連個小丫頭都不如，沒見過像你這麼怕疼的，叫得跟殺豬似的。」

小山噘著嘴，「妳剛剛還說我不是男人的。」

齊嬤嬤怒其不爭，「你也半大不小了，白瞎了一張小俊臉，娘唧唧的，將來可沒人嫁你。」

小山包著眼淚抽氣，「那我去廟裡當和尚去，管吃管住還不挨打。」

齊嬤嬤戳他的腦門，「瞧瞧你這出息。」

李美娘脾氣暴躁，人倒不壞，工錢給的大方，鋪子裡伙食也好，所以小山、小水挨打這事，齊嬤嬤沒覺得有什麼不對，玉不琢不成器，她自家兩個兒子，從小也沒少挨她的打。

不過李美娘買回來的這倆孩子，也算是齊嬤嬤看著長大的，小山幹活機靈，嘴巴又甜，小水老實心細、乖巧聽話，都挺招人喜歡，所以每次李美娘讓齊嬤嬤體罰兩人，她都是雷聲大雨點小，做表面功夫，沒捨得真下力氣。

小山撩起褲管，摳了一小坨香雪膏，小心翼翼的抹在小腿肚上。

香雪膏其實還有一種妙用，傷口抹上癒合得快，且不疼。

齊嬤嬤沒下勁，鞭子抽的地方也沒見血，只是他皮白，那一道道的紅痕顯得格外刺目。

他一邊抹藥，一邊抽氣，跟疼得要命似的。

齊嬤嬤是真看不下去了，撇著嘴嘖嘖道：「有多疼啊，這要是長生，眉毛都不皺一把，你瞧瞧你，比個女人還嬌氣呢。」

齊嬤嬤兩個兒子，都是吃苦耐勞型的結實壯漢，老大長生打小學武，尤其能吃苦，

所以她就見不得這種嬌滴滴的小子。

小山委委屈屈的哼唧，「齊嬤嬤，我就是很怕疼啊。」

齊嬤嬤看著他細皮嫩肉的小白腿子，細了吧唧的腳腕子，忍不住嘮叨，「你這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模樣，以後可怎麼養家糊口呢？男人要有個男人樣子，你看看長生。」

長生也在丹華鋪做活，自小習武，健壯如牛，一把大刀耍得如蛟龍戲海，是李美娘的得力助手。

小山也不生氣，幽幽地歎了口氣，「唉，這人比人得死，貨比貨得扔啊。」

齊嬤嬤怒其不爭的拍了他一巴掌，「所以你多吃點飯，多長點肉。」

他又是一聲哎喲，放下褲管，把香雪膏蓋好蓋子，遞給齊嬤嬤，並道：「齊嬤嬤，妳晚上給長生哥燒點豬油渣，再多備點饅頭，長生哥晚上要守夜。」

「守什麼夜？」

「妳忘了，每年晏七過來，娘子都要連夜趕工做膏脂。」

香雪膏不能久存，尤其是泉城天氣乾燥，時間一久就板結成團，李美娘每次也不會做太多存貨，每年晏七過來訂貨時，都要在泉城住上三天，等她日夜趕工把膏脂現做出來。

齊嬤嬤愣了愣，「娘子今年不是不肯賣貨給晏公子嗎，怎麼今晚上還要開工？」

小山笑嘻嘻道：「娘子只是因為丟了面子，一賭氣才放狠話。妳也不想想，十二車膏脂，這麼一大筆生意，娘子怎麼可能不做？有錢不賺是傻子，面子值幾個錢啊？她今晚上一定會做膏脂，等明天找個臺階下，繼續和晏七做生意。」

「就你聰明。」齊嬤嬤瞋他一眼，到隔壁去找小水。

她人一走，小山立刻收起臉上囉囉嗦嗦的嬌氣哭相，跟沒事人一樣，一躍而起插上了房門，然後從衣櫃的暗格裡頭拿出一個黑色腰包。

腰包用青綠色絲線繡了一座小山，一彎秀水，精巧秀致。內裡小有乾坤，有好幾個夾層，裡面放著的全是他的寶貝——各種易容的工具。

齊嬤嬤對小山的話半信半疑。不過做晚飯的時候，還是多蒸了一籠饅頭。又給長生弄了半碗豬油渣，他喜歡饅頭裡夾豬油渣，香噴噴的，特別抗餓。

果然，吃罷晚飯，李美娘就把長生叫了過去，讓他守門。

齊嬤嬤心說，小山這鬼精鬼精的小子，果然猜到了娘子的打算。

李美娘做香雪膏的工坊，就在第二進院子裡，緊挨著她的臥房。

一間堂屋外加兩間廂房全都打通，成了一個大通間，取名香雪堂，屋子正中放著兩個一人多高的木櫃，全是做香雪膏的原料，兩張櫃子之間是用四張八仙桌拼成的一個大方桌。

平時，香雪堂大門緊鎖，一把黃銅鑰匙用黃金鏈子串起來，就掛在李美娘的脖子上，洗澡都不離身。

不過即便有人偷了鑰匙，進了香雪堂也是一無所獲，那櫃子裡雖堆放著製作香雪

膏的原料，可是到底用什麼原料，如何配比調配，只有李美娘一個人知道。每逢要做香雪膏的時候，李美娘便會關上房門、閉上窗戶，讓長生提著刀在外面守門。

這樣還不放心，她擔心長生從門縫或者窗戶縫偷看，又用白布帷幕繞著兩張大櫃，把櫃子和桌子圍起來，弄成一個四四方方的布罩，她就在那布罩裡幹活。

齊嬪嬪擔心兒子守夜餓，臨睡前又給長生熱了四個饅頭用棉布包起來送去。

長生抱著長刀坐在香雪堂門口的藤椅上，腦殼一點一點的。

齊嬪嬪上前拍了他一把，「這才幾時你就睏了？」說著把饅頭塞進長生的衣襟裡面，「別涼了。多虧小山這小子說娘子今晚上要趕工做膏脂，讓我多蒸了一籠饅頭。」

長生晃了晃腦袋，打了個呵欠，「娘，我今兒也不知道咋回事，特別犯睏。」

「是不是著了涼？」齊嬪嬪摸了下長生的額頭。

長生搖搖頭，「也不發熱，就腦子昏昏沉沉的，只想睡覺。」

齊嬪嬪看看屋內，小聲道：「那再過一個時辰，我叫長青過來替你。」

「不成，長青沒功夫。」長生提了提手裡的大刀，小聲道：「掌櫃每次做膏脂都讓我守門，就是擔心萬一有人圖謀不軌，我還能擋一擋。」

齊嬪嬪壓著聲說：「娘子也太小心謹慎了，前頭鋪子裡還有兩個護院呢，深更半夜的，誰來咱這兒圖謀不軌？你說那些開染坊的、開酒坊的，誰還沒個獨門祕方？就她最謹慎，還弄個金剛白布罩，生怕被人瞧見。」

長生忍不住笑了。

齊嬪嬪附他耳邊說：「等會兒我叫長青過來陪著你。你實在扛不住就在椅子上睡會兒，反正你人在這兒就行了，真有什麼事，長青會叫你。」

長生睏得實在難受，點點頭說行。

齊嬪嬪回到前院，做了一會兒針線活，便叫醒小兒子長青去後院陪他大哥。

長青睡得正香，被老娘叫起來，雖然不情不願卻也不敢反抗，迷迷瞪瞪地揉著眼睛走到後院，頓時一個激靈就被嚇醒了。

香雪堂裡一片紅光，不知何時已經燒了起來，而他大哥長生，居然就坐在門口的椅子上無知無覺，頭歪向一邊，像是睡著了。

「哥、哥！走水了！」長青的聲音變了調，衝到臺階上瘋狂的搖長生。

長生迷迷瞪瞪睜開眼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走水了，快，快，」

長生扭臉一看，嚇得汗毛倒立，厲聲喊道：「快去前頭叫人。」

長青掉頭就往前面跑去喊人來撲火。

長生抬起一腳去踹房門，這一腳下去，房門紋絲不動，李美娘每次都從裡面把房門插上，窗戶也用杆子頂住，可今天她也不知道鬼迷心竅還是怎麼回事，竟然還用了一張桌子把房門死死地抵住了。

長生連踹了十幾下也踹不開房門，情急之下舉起大刀去劈窗戶。

三刀下去，劈開了窗戶，可火勢迅猛，不等他躍進窗內，先從屋內噴出火舌，直

接就燒了他的衣服。

長生急忙就地打滾把火撲滅，再等他起身，窗戶內已成了一片火海，屋內狼煙滾滾，火光沖天。

長生看著這熊熊烈火，心裡發寒，做香雪膏要用油脂，香雪堂裡面存了不少油脂，所以火燒得又快又猛，此刻已經是杯水車薪，回天無力……

齊嬪嬪、長青、小山、小水，還有兩個看店的下人護院，全都趕來救火。

眼看人少力微，小山飛奔去喊了四鄰街坊。

直到天色微明，眾人才撲滅了火，整個香雪堂早已燒得焦黑一片，幸好前院和店鋪還保存完好，不至於全都燒毀。

齊嬪嬪和長生急忙衝入房中，屋內早已燒得面目全非，處處狼藉，卻還散發著一股奇怪的香氣，那是存放在屋內的各種香料。

在殘破的木頭堆裡橫著一具焦黑的屍體，已經瞧不出來眉眼，但脖子上掛著一把黃銅鑰匙，那是李美娘從不離身的香雪堂的鑰匙。

眾人即便已經想到了這個結局，可實打實的看見人不在了，還是忍不住傷感。

李美娘只是脾氣不好，人卻不壞，平素給的工錢還挺多，齊嬪嬪和小水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連長生和長青也抹起了眼淚。

街坊鄰居一片唏噓，說李美娘這是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，她若不是這麼小心謹慎，若不是防備心這麼重，也不至於被困在火海裡救不出來。

小山轉過身去，長長地歎了口氣。

第二章 拿祕方談條件

泉城是個小地方，這一夜過去，丹華鋪失火的事已經傳得滿城皆知。

晏聽潮下樓吃早飯的時候，也聽到了這個消息，因為客棧裡的人都在說這件事。

「什麼？丹華鋪燒了？」

「李美娘死了？怎麼回事？是燒死了嗎？」

「她夜晚趕工做活，不小心起了火。聽說啊，她怕人瞧見她是怎麼配方做膏脂的，插死了門窗，屋內還用帷幕圍起來八張桌子，密不透風的一個人悶著裡面做活，這下可好，活活燒死在裡面。」

「嘖嘖，她那鋪子可不少賺錢呢，可惜有命掙沒命花啊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你說說這人吶，該吃吃該喝喝，誰知道那一天就去見了閻王爺，掙再多錢也白瞎了。」

晏七聽著眾人七嘴八舌的議論，一臉的震驚和難以置信，昨天還好好的一個人，一夜之間就沒了？

晏聽潮無心用飯，立刻帶著晏七去丹華鋪一探究竟。

泉城地方小，他們所在的長春客棧離丹華鋪也只有兩條街的距離。

晏七來過泉城多次，對丹華鋪的情況比較瞭解，邊走邊犯愁道：「公子，這丹華鋪的香雪膏存貨頂多也就兩車。李美娘父母雙亡，又無兒女，她這一死，丹華鋪的財產必定要被官府充公，這可怎麼辦？」

晏聽潮面色鎮定，「先去看看再說。」

走過一條街，前面不遠就是丹華鋪，街口轉角處有一座小橋，橋邊一棵柳樹，稀稀疏疏的枝條下蹲了一個人。

晏七急得火星亂冒，沒留神看那樹下蹲的是誰，倒是晏聽潮掃了一眼，認出來了，但沒打算搭理。

小山眼看這主僕二人目不斜視的要從跟前走過去，趕緊扶著腿站起來，脆生生的喊了一聲，「七哥，晏公子。」

「小山？」晏七愣了下，停住腳步問：「你怎麼在這兒？」

小山衝著晏聽潮施了一禮，「我知道七哥和晏公子要去丹華鋪，所以就在這裡等候。」

這是晏聽潮第三次見到這位丹華鋪的小夥計，乍一看是個清秀少年，唇紅齒白，只可惜長了兩隻招風耳，有反骨之相，眼睛水汪汪的，眼角下垂，顯得楚楚可憐。

晏七問道：「你找我們何事？」

小山看看他，又看看晏聽潮，說了一句讓兩人都頗感意外的話，「公子不是想買香雪膏的方子嗎？我有。」

晏七萬萬沒想到會是這件事，愣住了。

連晏聽潮都愣了一下，眉頭微挑，不動聲色的問：「你怎麼會有方子？」

這方子密不外傳，是李美娘的命根子，怎麼可能讓一個小夥計知道？他不是很信。

小山道：「李美娘每次做香雪膏都很謹慎，門外有長生守門，門窗緊閉，她還在屋內圍白布帷帳。但是，每年七哥來的那三天，她日夜趕工做香雪膏，晚上也會開工，我就趴在屋頂上偷看，已經把她怎麼做香雪膏的方子熟記在心。」

丹華鋪位於城中最熱鬧的西街集市，白日裡熙熙攘攘、人來人往，屋頂上絕對沒辦法趴個人，晚上能輕易潛行於屋頂不被發現，必定也要有些功夫，至少輕功極好，才不至於沒有一絲動靜。

昨日還真是大意，沒留神丹華鋪裡還藏了一個人才。

晏聽潮道：「難怪我拍碎木椅，你也不怕，原來會功夫。」

小山謙虛的笑了笑，「小人的功夫在公子面前不值得一提。」

晏聽潮微抬下頷，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周小山。大小的小，占山為王的山。」

「占山為王？」晏聽潮饒有興趣的笑了笑，「你屬猴嗎？」

小山正色道：「不，小人是屬老虎的。」

晏聽潮略微用心的重新打量了一下這個小夥計，細看一下，發現今日的他和昨日明顯不同，昨天這小夥計在他跟前，還是一副唯唯諾諾的僕人模樣，奇怪的是，一夜過去，突然間變得腰板挺直、眼睛雪亮，毫無卑微之感。

晏七忍不住問：「你不是李美娘買來的夥計嗎，為何會武功？」

「因為來泉城之前，我曾是神劍莊的弟子。」

晏七吃了一驚，神劍莊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他竟然當過神劍莊的弟子，還真沒瞧出來。

「我原名周寧兮，祖籍會城，父親叫周家錦，也會武功，江湖人稱錦面刀。五歲

那年，父親被仇家所殺，母親拚死帶我逃出去，臨終前把我送到神劍莊，想讓我學武自保，以後有機會替父母報仇。」

晏聽潮不動聲色的往下聽。

「七年前，神劍莊幾位師兄為了一位師姊反目成仇，弄得烏煙瘴氣，被整個江湖看笑話。掌門一氣之下，立下規矩，不再容留女弟子，也從此不收女弟子，我只好被迫離開。」

「女弟子？」晏七一頭霧水的盯著他，「你不是男的嗎？」

小山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從耳後摸了兩下，又在眼角揉了幾下，頃刻之間，已經完完全全變了一個模樣，不僅僅是相貌不同，而是整個人的氣質都變了。

晏七的眼珠子都快掉下來，他認識了幾年的小夥計竟然是個姑娘！

晏聽潮微微瞇起眼眸，有意思，這丫頭的易容術高明到他都沒看出來。

小山很好心地指了指晏七的鬍子，「假鬍鬚失去血脈供養，日久便失去光澤，若想顯得逼真，需經常用油潤養。」

晏七愣了，他比晏聽潮還小一歲，出門在外，為了顯得老成，貼了假鬍鬚，自認為是天衣無縫，竟然被她一眼看出來。

晏聽潮瞇起眼睛笑了，「妳這眼睛挺毒的啊。」

小山不卑不亢的笑了笑，「過獎。」

「李美娘不知道妳是個丫頭？」

小山搖頭，「這易容術是無意之間跟一位江湖高人學的，至今為止還沒人識破過。」

晏聽潮忍不住笑了，「妳倒不謙虛。」

小山正色道：「天目閣閣主的慧眼都未能識破，我想江湖上更不會有人看得出來我的易容術。」

晏聽潮微微挑了下眉，饒有興趣的反問：「妳是說，我是天目閣的閣主？」

他還真是小瞧這個小「夥計」了，不僅在他眼皮底下瞞天過海，就眼下這短短片刻功夫，已經讓他吃驚了三回，這丫頭挺有意思。

小山絲毫不懼地望著他，「昨天我去長春客棧，見到公子的襪子上繡了一隻金眼，那是天目閣的標誌。我在神劍莊時，聽說天目閣的閣主為人豪爽、一擲千金，麾下臥虎藏龍，招攬了無數高人異士，人稱晏孟嘗。七哥來過泉城很多次，我從未見過他穿那樣的襪子，所以我猜測，只有天目閣的主人才能穿，公子姓晏，又是七哥的主人晏家的家主，那公子應該就是天目閣的閣主吧。」

聞言，晏聽潮心道：推論得不錯，挺聰明。

晏七露出驚訝的表情，悄悄瞟了一眼晏聽潮。

「你猜對了一半。」晏聽潮略帶遺憾的摸了摸下頷，「我的確是天目閣的主人。但我不是晏孟嘗。」

小山立刻道：「不管閣主是不是晏孟嘗，總歸是天目閣的閣主，聽說天目閣最擅長尋人，所以我想把香雪膏的方子獻給閣主，求閣主幫我尋一個人。」

「什麼人？」

「一個戰傀。」

晏七愣道：「戰傀？」

他是晏家的家僕，打小跟著晏聽潮，也算是行走江湖、見多識廣，可從未聽過這個詞，甚至上一任閣主晏長安也從未提到過什麼戰傀。

「對，戰傀。」小山篤定的重複了一遍，然後一臉期待的問晏聽潮，「閣主應該知道戰傀吧？」

晏聽潮傲慢地笑了笑，「天底下還沒有天目閣不知道的事。」

「太好了，我終於找對了人！」

小山水盈盈的眼眸陡然一亮，黑幽幽的瞳仁裡像是被點燃了一簇火苗，忽閃的讓晏七都看呆了。

他記憶中的小夥計，機靈勤快嘴巴甜，一雙眼睛無辜又可憐，可眼前的少女神采飛揚、雙目灼灼，站在他家閣主面前，既無怯意又無奴顏。

真是見鬼了！易容術高明到眼神和精氣神都能改變？

「離開神劍莊後我混跡江湖，也曾四處打聽，可沒有一個人知道戰傀。」小山滿目期望地看著晏聽潮，「請問閣主，戰傀到底是什麼？」

晏七也好奇得要死，想知道答案。

晏聽潮神情淡漠的給兩人各自澆了一盆涼水，「這個妳不需要知道，妳只需告訴我，這個戰傀的名字、相貌、年紀、身材、喜好、籍貫，所有一切，越詳細越好。」

小山立刻道：「她叫沈如寄，三十七歲。其他的，我就不清楚了。」

晏聽潮淡淡哦了一聲，「難怪要找天目閣替妳尋人，提供這麼點資訊就想找到人，豈不是比大海撈針還難。」

小山立刻點頭表示贊同，「就是因為很難才找到天目閣。天下無人不知天目閣的威名，閣主英明神武，義氣豪爽，招攬了很多能人異士，這種事絕對難不倒閣主！」嗯，挺會說話的。晏聽潮用指尖揉著太陽穴，慢條斯理道：「沒有十萬兩銀子，天目閣是不會接這個活兒的。」

十萬兩銀子？小山的眼睛先是瞪得圓溜溜的，然後使勁眨巴了兩下，像是驗證一下自己是不是在作夢。

晏七默默望天，難怪天目閣近來沒了生意，幾個月前難得有一個客戶登門，還被晏聽潮惹得暴跳如雷、破口大罵，說你們天目閣就是虛名在外、仗勢欺人，晏龜玫最大的本事就是漫天要價！

沒錯，天目閣上一任閣主人稱晏孟嘗，慷慨大方世人皆知，而眼前這一任閣主，外號是晏龜玫……

眼前的小丫頭還挺鎮定，沒有暴跳如雷、破口大罵，也沒有憤然離去，而是抱歉的說了句，「十萬兩銀子我真的沒有。」

晏聽潮面無表情，「我知道妳沒有。」

晏七心裡只翻白眼，這不是欺負人嗎？

小姑娘還真是好脾氣，一點也不生氣，很抱歉的說：「我知道委託天目閣尋人很貴，所以除了香雪膏的方子，外加我替閣主效勞三年以表誠意。」

晏聽潮輕飄飄的哦了一聲，「那香雪膏的方子……也不值一萬兩啊。」

言下之意就更不屑了，你一個小丫頭的三年效勞還能值九萬兩？

晏七忍不住想說，天目閣找個人也不值十萬兩啊，找個神仙還差不多，這要是他，早就呸呸兩下，拍屁股走人了。

可是小姑娘卻依舊心平氣和的，好聲好氣的，和沒良心的晏貔貅講條件。

「閣主，丹華鋪已經被燒了，李美娘人也不在了。你有了香雪膏的方子，不僅可以在揚州開店，還可以把膏脂賣到關外，以閣主的本事，定能生意興隆、日進斗金，這麼算起來，這張方子可絕對不止十萬兩。」

晏聽潮哦了一聲，表情略有鬆動的樣子。

小山馬上又補充道：「我雖然人單力薄，可我有易容的本事，不僅可以幫閣主辦事，還可以保護閣主安全。」

晏七忍俊不禁，保護閣主？就你這小身板，恐怕不成吧，還有，我家主人這種絕頂高手，需要被人保護？再說了，他長了十七八個心眼，不把別人哄騙得團團轉就不錯了，誰還能欺負了他。

晏聽潮居然沒笑，反而一本正經地問：「怎麼保護？」

小山認認真道：「像閣主這樣的神仙人物，行走江湖，如稚子抱金過市，最容易被人覬覦美色，這次幸虧李美娘沒什麼武功，不然對閣主見色起意，一番強取豪奪，後果真真是不堪設想。」

晏聽潮繼續保持著淡然冷漠的表情，只是眼神已經冷掉了。

晏七想笑又不敢笑，憋得鬍子直抽。

小山認認真的接著往下說：「我可以把閣主易容得醜一點，確保閣主出門在外，安全無虞，無人問津。」

晏七憋得肚子疼，好主意，妙極了！

晏聽潮低眉一瞟，「原來是這麼個保護法，我還以為你會什麼絕世神功。」

周小山赧然一笑，「閣主折煞我了，天底下還能有誰比閣主的武功更高呢？輕輕一握就把一張烏木椅子拍成碎片。」

嘴巴還挺甜的，很會拍馬屁。晏聽潮回到正題，「你為什麼要找這個沈如寄？」

小山恨恨道：「她殺了我的家人，我要報仇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是她？」

「當年我爹曾經在書房裡藏了一幅畫，被我娘發現了。那畫上女人貌美如花，我娘十分吃醋，追問我爹是誰，我爹說是他以前的心上人，名叫沈如寄。周家被滅門的那天，一共來了三個殺手，其中一人就是沈如寄，因為我娘看過她的畫像，一眼就認出來是她。」

晏七不解，「她為何要殺你全家，因為你爹拋棄她，娶了別人？」

小山搖頭，「不，是她拋棄了我爹，她說她是戰傀，不能嫁人。至於為何殺我家人，我娘也不知道。」

晏七忍不住又問：「戰傀為什麼不能嫁人？」

小山道：「我只知道這麼多，都是我娘臨死前告訴我的。」

晏聽潮略一沉吟，「我會替你找沈如寄。不過，你確定香雪膏的方子沒有一絲錯？」

妳可要確保做出來的香雪膏和丹華鋪的一模一樣。」

小山正色道：「閣主放心，我以腦袋確保。要是沒有十足十的把握，我怎麼敢來找閣主談條件。」

晏聽潮盯著她，看了幾眼，方才開口，「妳回去收拾收拾，午後來長春客棧找我。」

小山面露喜色的應了聲好，卻沒立刻走。

先在耳朵後沾了個東西，又在眼角處的眼皮上揉搓了幾下，片刻功夫，便從一個清麗嬌俏少女，重新變成了丹華鋪那個招風耳垂眼角的機靈小夥計。

晏七看得目瞪口呆，目不轉睛。

等她轉身離開，他忍不住對晏聽潮說：「以前大公子在世的時候，天目閣也招攬了不少易容高手，只是沒見過她這樣的易容術，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。」

晏聽潮瞇起眼睛盯著她的背影，等她走遠了，方道：「丹華鋪也不用去了，我去一趟衙門，你去摸一下她的底細，周家、神劍莊還有丹華鋪，全都捋一遍，一定要問清楚神劍莊的事。」

晏七答了聲好，立刻回客棧讓手下人分頭行動。

天目閣在江湖屹立二十年，招攬了無數能人異士，即便是在泉城，也有天目閣的一張網，否則遠在揚州的晏長安，也不會知道泉城這裡有一個丹華鋪。

等晏聽潮從衙門裡回來，晏七已經拿到了消息，一五一十的向他彙報。

「六年前，她被李美娘買回來當小夥計，一起來鋪子裡的還有一個小丫頭叫李小水，這點絕沒問題，因為我第一次來泉城的時候，周小山就已經在丹華鋪當夥計。」

「周家的事也對得上，周家錦的長女的確叫周寧兮，至於凶手是誰，是椿懸案。周家錦在江湖上沒什麼名氣，刀法一般，只是人長得極俊，所以人稱錦面刀，而周家家境尚可，並非大富大貴，江湖上也沒仇家，為何被滅門也很奇怪。」

晏聽潮聽完之後，說出自己的推斷，「我看不像情殺，一是沈如寄先拋棄了周家錦，二是沒道理等他娶妻好幾年，已經生兒育女才來報復。圖財也不像，周家不是富貴豪門，也不至於要滅門。」

晏七接著說：「神劍莊如今不收女弟子也是真的，數年前也的確有一個叫周小山的女弟子，至於她是不是真的周小山，神劍莊的人得見到她才知道。」

晏聽潮淡淡一笑，「是不是真的也沒關係，只要香雪膏的方子是真的就行。」

晏七遲疑道：「閣主，沒查清底細之前，您就敢留她進天目閣？」

「不當家不知柴米貴。大哥在的時候，動輒一擲千金拉攏能人異士，我還以為晏家是座金山銀山，這輩子的錢都花不完，誰知一看，帳上只剩下那麼點銀子。」

晏七一時沒忍住，多嘴問了句，「多少？」

晏聽潮倒也沒瞞他，比了下手掌。

晏七猜測道：「五千兩？」

「五百萬兩。」

晏七無言，這還不多？這幾百輩子都花不完吧！

「以後天目閣要精打細算過日子，沒什麼用的人都攢滾蛋，開源節流。」

晏七齷牙，「天目閣的人已經攢得七七八八了，還攢啊。」

「留著幹麼，吃喝拉撒的不要花錢嗎？大哥留下的爛攤子，我才懶得接手。」一提到天目閣，晏聽潮就很心煩，「管她是不是真的周小山，只要方子是真的，回去之後，讓她去張羅開個膏脂鋪替晏家賺錢，天目閣關門大吉。」

「關門大吉，那您還怎麼替她找人？對了閣主，戰傀到底是什麼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？」晏七眼睛瞪得老大，「您不知道？您那會兒不是說，天底下沒有天目閣不知道的事情嗎？」

晏聽潮瞟他一眼，「你沒見過人吹牛？」

晏七：「……」

晏聽潮翹著腿靠在太師椅上，略想了想，「無祕樓裡的所有的檔案和資料，我全都看過，戰傀這兩個字我有印象，因為這名字很奇怪，一眼就記得很牢，可惜只有一個空檔。」

晏七壯著膽子道：「您是不是看過忘了？」

晏聽潮冷冷瞪他，「老子這種過目不忘的人，看過會忘？」

晏七不怕死地問：「那……閣主的過目不忘也是……吹牛嗎？」

「捶你個頭。」

晏七愁道：「啥都不知道，那怎麼找沈如寄？」

「我答應幫她找，又沒說一定能找到。」

這不是言而無信的欺騙嗎？晏七吃驚道：「閣主，您這樣不大好吧，會影響我們天目閣的名聲。」

晏聽潮呵呵笑道：「怎麼，你還想把天目閣做成百年老字號？我剛剛說了，把人都攢走，關門大吉。」

晏七閉嘴，揣著手望天，得，先把自己的名聲搞臭，再把天目閣的名聲搞臭。上一任閣主會不會氣得半夜從棺材裡跳出來砍人？

晏聽潮懶散的閉上眼睛，「大哥只建了個空檔，要麼是不知道，要麼是不能知道。依大哥的性格和能耐，定然是後者。他對戰傀諱莫如深，自然有其原因，老子只想和光同塵，戢鱗潛翼。」

晏七愣了愣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晏聽潮不耐煩的解釋，「意思就是，樹大招風，豬肥被宰，知道的太多就會死得很快。老子不想惹事，賺夠了錢就金盆洗手，退隱江湖。」

晏七默默望天，周姑娘，妳被騙了。

小山回到丹華鋪，齊嬤嬤正在收拾東西，準備帶著兩個兒子回家。

齊嬤嬤一家和護院的兩人是李美娘雇來的，可以各回各家，唯獨李小水是買來的，李美娘一死，她也不知道該去哪兒，哭得眼睛都腫了，人則呆呆地坐在院門口發愣。

小山從她身邊經過，她都跟沒看見似的，也沒打招呼。

唉，可憐的小姑娘。

小山回到房間，收拾了一下東西，最後看了看自己住了幾年的地方，輕輕帶上房門。

李小水還坐在原地發愣，小山走過去，彎下腰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膀，從身後遞給她一樣東西。

「小水，這是妳的賣身契。」

李小水木呆呆地看著她，吃驚到以為是作夢，壓根不知道伸手去接。

「快拿著呀。」小山啞然失笑，把契紙輕輕放到她手心裡。

李小水難以置信地看著手裡的賣身契，又看看小山，「你哪來的？」

小山手壓在嘴唇上，笑吟吟地噓了一聲，「別說出去，從掌櫃那裡偷的。」

好大的膽子啊，掌櫃的那麼厲害。李小水眼睛瞪得老大。

小山眨眨眼睛，「我是不是很厲害？」

「你的呢？」

「我的也偷了，現在咱們都是自由身。」小山拍拍自己的小腰包，又從裡面摳出來一小塊銀子遞給她。

「齊嬤嬤是個好人，長青哥也喜歡妳，妳嫁給他做媳婦挺好的，這是我送妳的賀禮。」

李小水傻乎乎的接下來，跟一塊小木頭似的，這時都還沒轉過來彎，眼看小山走到院門口，她才回過神來，追問道：「小山你去哪兒啊？」

「我去揚州。」小山回頭，笑著對李小水擺了擺手，說：「後會有期啊！」

李小水這才後知後覺，嗷的一聲哭了出來，「好，後會有期，你什麼時候回來呀？」

小山笑了笑，沒有回答，什麼時候？她也不知道，也許永遠都不會回來。

她最後回眸看了一眼殘破的香雪堂，還有淚眼汪汪的李小水，這一走，應當是後會無期吧。

李美娘上無父母下無子女，亡夫竟然也是光棍一條，依照法令，丹華鋪財產由官府處置。

晏聽潮跑了一趟縣衙，多掏了二百兩銀子，才把丹華鋪裡的一點存貨香雪膏買下來。

即便有香雪膏的方子，回去之後準備原料也得十天半月，再加上路程，至少要耽誤一個月的時間，若是單雪洲催得急了，這兩車存貨可以先應付一番。

小山來到客棧，晏聽潮已經退了客房，正準備啟程。

晏七指揮著幾個手下捆車捆行李。

小山脆生生的叫了聲「七哥」，跑到跟前袖子一擼，熱情的問：「要不要我幫忙？」

晏七揮揮手說不用，再一看她兩手空空，只有一個光人，忍不住問：「妳沒有行李？」

周小山拍了拍腰裡的一個小包，「這裡。」

晏七又好笑又驚訝，「妳就這麼點行李？」

「帶著易容的寶貝就夠了，還需要什麼行李？」小山眨了一下大眼睛，反而是一副驚訝的表情，「天目閣不是包吃包住，一切都包嗎？」

包吃包住是沒錯，但一切都包？這不大可能吧……萬一妳要是這三年裡嫁了人，閣主還包妳的嫁妝不成？

晏七笑嘻嘻的不敢擅自回答，扭臉看向晏聽潮，用眼神請示：閣主，我該怎麼說？晏聽潮沒什麼反應，瞟了一眼周小山的腰包後，抬手指了下客棧對面的成衣鋪子，懶懶地吩咐道：「帶她去買兩件衣服吧。」

已經知道她性別，再看這一身灰撲撲的男裝，就挺不順眼的。

小山眼睛一亮，忙說謝謝閣主，喜孜孜的跟著晏七就去了成衣鋪子。

第三章 第一件工作

比起繁華的揚州城，這鋪子裡的衣服晏七自然也沒看進眼裡。

小姑娘卻像是進了金山銀庫，歡喜不已的摸著那些衣裙，一臉感恩，「閣主對我太好了，這鋪子裡的衣服都好貴的，我家掌櫃的都沒捨得買過，閣主真大方啊！」

晏七微笑不語，姑娘，妳對閣主的誤會有點深啊。

小山一邊眉開眼笑的挑著衣服，一邊憧憬萬分的問：「七哥，有件事我不好意思直接問閣主，不知道閣主有沒有給你說過，給我多少月錢？」

月錢？晏七差點笑出來，妳想多了吧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「這個……嗯，妳既然說了要替天目閣效勞，恐怕閣主不會給妳月錢。」

果然是個摳貨，名不虛傳的晏貔貅。小山心裡呵呵一笑，轉頭又是一臉憧憬，「七哥，雖然我說了要替天目閣效勞，天目閣也管吃管住一切都包，可我平時難免有需要用錢的地方，閣主這麼大方，肯定會給的，對不對？」

晏七捋了捋假鬍子，很委婉的提點這個作美夢的小姑娘，「閣主可能誤會妳不要月錢，所以就壓根……沒打算給妳月錢吧。」

小山瞪圓眼睛，「怎麼可能呢！咱們閣主是晏孟嘗的弟弟，晏孟嘗慷慨大方的美名，整個江湖都知道，閣主是晏孟嘗的弟弟，絕不是小氣人兒，必定會給的！」小姑娘滿懷期待的眼睛，像是已經見到了亮燦燦的金銀。

晏七真不忍心敲碎她的幻夢，轉而問她，「妳怎麼知道閣主是晏孟嘗的弟弟？」

小山偏頭一笑，「我猜的。晏孟嘗的年紀肯定不會有閣主這麼大的兒子，晏孟嘗也肯定不會把天目閣交給外人，所以閣主肯定是他的弟弟。」

「妳倒是挺聰明的。」晏七差點接著問，妳能猜到晏孟嘗的弟弟外號叫什麼嗎？

小山甜甜一笑，故意道：「七哥過獎了，哎喲，工錢給多了我也不好意思要的。」

能給妳一分錢才怪！

晏七面對小姑娘美得冒泡的幻想，實在不好意思潑冷水，欲言又止的閉上了嘴巴。

算了，關於閣主的為人，還是姑娘妳慢慢自己體會吧。

小山故意挑了店裡最貴的兩件衣服，佯作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，喜孜孜道：「七哥，那我就買兩身最貴的吧，以後我就是天目閣的人了，穿得太廉價會掉了天目

閣的身價，給閣主臉上抹黑。」

可是妳花這麼多錢，閣主的臉會黑啊！

晏七一看她拿著兩身花枝招展的女裝，好奇道：「妳不再易容喬裝了？」

「離開神劍莊後，我一個人在江湖上流浪，害怕被人欺負所以才女扮男裝，後來李美娘要買個小子當夥計，我覺得丹華鋪包吃包住又給工錢，就一直裝個男孩在這裡落腳，現在好了。」她一挺腰身，有點揚眉吐氣的意思，「現在我是天目閣的人了，自然不用再女扮男裝了，有閣主在，誰也不敢欺負我。」

晏七捋了捋鬍子，「小山吶，七哥提醒妳一句，有的人雖然長得好看，但是不一定很大方。」

小山皺眉，「你是說閣主小氣？」

晏七立刻否認，「我可沒這麼說。」

小山豪氣的一揮手，「別人小氣就小氣吧，咱們閣主大方就行了。」

聞言，晏七忍不住望天。

狗窩裡藏不住剩饃，小山當場就把破衣服扔掉，直接就把一身新衣裳穿在了身上。果然是人靠衣服馬靠鞍，新衣服一穿，小姑娘還真是光彩照人，明豔好看。

晏七笑咪咪的付了錢，一想到等會兒向晏貔貅報帳時他那扭曲的表情，真是好開心呢。反正晏貔貅方才只說給周小山買衣服，又沒說要買多少錢的衣服，周小山非要買最貴的，這可賴不到他頭上。

小山提著裙子邁出成衣鋪子的門檻，高興得眼睛都彎成了新月，「七哥，我有六年都沒穿過裙子了，哎呀，都不知道怎麼走路了。」

晏七打趣，「走得挺好的，沒飄。」

小山噗嗤笑了，如春花初綻的一張瑩白小臉，眼睛又長又媚，不啻於那些江南美人。

晏七愣了下，莫名的就有點臉燙，不敢多看她的眼睛，時至今日，這其實是他第一次真真正正的看清楚周小山的長相，以前那幾年都是自認識了。

眼前的少女堪稱明媚動人，並不是大家閨秀那種文雅端莊的靜美，而是活生生的，冒著熱氣、香氣、暖氣，讓人錯不開眼睛的靈動之美、自在之美。或許是當了幾年的男人，她舉手投足都沒有尋常少女的拘謹羞澀，落落大方，毫不扭捏。

晏聽潮已經坐進了馬車，簾子半垂，露出車廂裡一截水貂的毯子。

晏七站在外面問他，「閣主，現在動身嗎？」

晏聽潮嗯了一聲，從簾子下伸出尺八，挑起車簾。

煥然一新的周小山俏生生的站在馬車邊上，一雙笑意盈盈的眼睛望著他，擔得起明眸善睞、明豔照人八個字。

恍若寶劍出匣的驚豔之感，猝不及防撞進眼裡，晏聽潮愣了下神，恍惚片刻才道：

「妳上來吧。」

小山爬上馬車，略顯局促，實在是這馬車裡佈置得纖塵不染，舒適得有些過了分，

幸好她剛剛買了一身新衣服，不然要自慚形穢、不敢落坐。

晏聽潮看著她，也沒說話，伸出手心。

小山不解地眨了下眼睛，「閣主要什麼？」

「香雪膏的方子呢。」

她恍然哦了一聲，忙說：「方子在我腦子裡記著呢。寫出來總歸是不好，會被人偷去，放在腦子裡就不會被人偷，李美娘就是這樣做的。」

晏聽潮微微一笑，「妳是不是擔心我言而無信，拿了方子就把妳甩了，或是殺了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！」小山激動起來，「我從沒這麼想過！閣主是光明磊落的君子，哪能是這樣的人呢！」

哦，她這麼一說，他倒還真是不好意思做那樣的人呢。

晏聽潮心裡打著算盤，眸光幽幽地看著她。

小山恨不得賭咒發誓，「我是真的擔心路上方子遺失，從泉城到揚州，住店打尖，人來人往，萬一有小偷把方子偷了怎麼辦？一到揚州，我第一件事便是替閣主把方子寫下來。」

晏聽潮好似很認可，點點頭道：「妳說得對，到了揚州再寫不遲。」

聽見這話，她暗暗鬆了口氣，計畫成功了一半，目前來看，算是成功搭上天目閣這條船，接下來就見機行事吧。

晏聽潮頓了頓，「對了，妳會寫字吧？」

小山一拍胸脯，「我當然會，我還會打算盤算帳。李美娘請了個帳房先生，擔心他在帳目上動手腳，每個月都讓我再核對一遍。」

晏聽潮默默不語的打量著她。

小山正色道：「閣主，我知道天目閣招攬的都是能人異士，我自認為還是個有用之人，絕對不會讓閣主賠本。」

晏聽潮忍不住笑，這可說到他心坎上了，他從來不做賠本的生意。

「妳知道我為何來泉城？」

「是來和掌櫃的談生意，買香雪膏的方子。」

晏聽潮微微搖頭，「找李美娘買方子只是順道而已，梅州的許義深，妳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。許員外和我家掌櫃的很熟，香雪膏的一些原料就是從許員外的藥鋪裡買的。掌櫃的經常帶著長生哥去梅州進貨。」

「那妳知道許家的事嗎？」

「什麼事啊？」

看來是不知。晏聽潮耐著性子講道：「許義深從父輩起就開始做藥材生意，積攢了萬貫家財，可惜子嗣艱難，幾個兒子都沒養大成人，膝下只有一女，無奈兩年前招贅了一位上門女婿，打算百年之後將家業傳給外孫。」

她好奇問道：「他怎麼不過繼侄兒？」通常這種情況下過繼侄兒的居多，還有兼祧兩房的。

「據說是許夫人不肯，許員外懼內。」

小山嘀咕，「真想不到許員外懼內。」

「為何想不到？」

她振振有詞地說：「一般有錢的男人都不會懼內。沒錢的娶不到老婆，怕老婆跑了才會懼內啊，許員外那麼有錢，怎麼還懼內？」

有道理。但晏聽潮白了她一眼，「別打岔。」

小山小聲頂嘴，「是你問我的嘛。」

晏聽潮皺眉，發現這丫頭好像不怎麼聽話的樣子，好在他以江湖人士自居，沒有什麼世家公子的脾氣，對下人和僕人不會太過計較尊卑。

他接著往下說：「誰知許小姐成親兩年，也遲遲未能有孕，許夫人帶著女兒去蓮華寺求神拜佛，詭異的是，許小姐竟在佛門聖地離奇失蹤。許員外本就身體羸弱，一急之下撒手人寰。」

小山吃驚地問道：「許員外去世了？」

「上個月的事。」

小山歎氣，「唉，人有旦夕禍福啊，誰能想到我家掌櫃的好端端一個人，突然就……」

「妳看看這幅畫。」晏聽潮將小几上的一幅畫打開，畫上是一位年輕美貌的女子，清瘦高挑。「這是許員外的女兒許春音。許夫人聽聞天目閣最擅長尋人，便花費鉅資找到了天目閣。」

小山明白了，「所以閣主是來梅州替許夫人找人，順便來泉城見我家掌櫃的。」

「對。」晏聽潮指了指小几上的畫像，「妳自詡易容術天下無敵，能否易容成許春音？要一模一樣，讓人無法分辨真假。」

小山毫不遲疑的答道：「能啊。」

「那好，妳跟我去一趟梅城。」

小山瞪圓了眼睛，難以置信的望著一臉坦然的晏聽潮，「閣主，你讓我假裝成許小姐，去許家騙錢？」

「騙妳個頭。」晏聽潮拿著尺八敲了一下她的頭。

他自覺沒用勁，只是輕輕一碰，小山卻捂著腦門啊的一聲慘叫。

晏聽潮沒好氣道：「老子的馬車都被你喊塌了。」

小山吸氣，「好疼。」

晏聽潮一臉嫌棄的瞥著她，這麼嬌氣還能練武？

「讓妳易容成許春音的樣子，去找出許春音。」

小山一臉懵樣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晏聽潮道：「據說蓮華寺初一十五求菩薩最靈。許夫人母女特意在初一那天，帶著丫鬟、車夫及兩個下人一起去的寺院。因突下暴雨，迫不得已留宿一晚，許夫人母女同居一室，睡前許春音一切正常，還抄了四頁經書，不見任何異樣。」

「翌日許夫人一早醒來，發現房門虛掩，床上不見女兒蹤影，許夫人以為她去了茅房，初時也未在意，等了一會兒不見回來這才出去尋找，趕巧因為下雨，屋外的地上留了一行腳印通向後院，顯然是出了院子。」

「天色剛明，人跡罕至，許春音孤身一人，許夫人心裡不安，立刻叫了下人起來尋人。雨後泥路腳印十分清晰，許夫人帶人沿著腳印找到後山一處崖邊，看見一

只許小姐的鞋子，崖下樹杈上還掛著她的披帛。」

小山驚道：「許小姐失足掉下山崖？」

晏聽潮道：「從留下的證據看，許小姐是掉下了山崖。人是在寺院裡丟的，許夫人又捐了不少的香火錢，整個寺院的僧人都幫著一起找人。許家的下人腰間繫了繩子下到崖下，詭異的是，山崖下並無許春音的影子。蓮華寺的後山從未有過猛獸，即便有野狗，也不至於啃食得連個頭髮絲都不剩。」

聽到野狗啃食，小山不禁微微倒吸了口氣。

「許夫人急匆匆派人回去通知許員外，許員外親自帶著家中奴僕，幾十號人把山崖下仔仔細細搜查了一遍，未見一絲蹤影。後來官府也派了人來查，同樣沒有半點線索，一個大活人就這麼平白無故地失蹤了。」

一字不落的聽完晏聽潮的講述，小山遲疑了片刻才小聲道：「我怎麼覺得，許家找人的方向搞錯了。」

晏聽潮饒有興趣的看著她，「說來聽聽。」

小山道：「會不會是許小姐壓根就沒有掉下山崖，那鞋子和披帛都是障眼法，故意把許家人引入歧途，以為許小姐已經墜崖？」

晏聽潮笑著打量她，「喲，妳還挺聰明的嘛。」

她不好意思的抿唇一笑，「我和閣主差遠了，只不過和普通人比聰明了一點，反正閣主收下我絕不會賠本的啦。」

晏聽潮問道：「那妳覺得，許春音會在哪兒？」

「會不會是個調虎離山之計？所有人都被引去山崖下找人，沒有人想到許春音當時就在房間裡。」說著，小山眼睛一亮，「說不定就在床底下。」

「許員外帶人來後，把院子前後左右都搜了一遍。」

小山撇撇嘴，「想必晚了，那會兒肯定已經被人轉移走了。」

「對，所以許員外托人來找天目閣，我把這事推了。」

小山驚訝，「為什麼？許員外給的錢太少？」

晏聽潮抱著胳膊，「因為活人好找，死人不好找。」

死人？小山愣了下，小聲問：「你是說，許小姐死了？你怎麼知道她死了？」

「許員外找到天目閣時，人已經丟了半個月，報過官府，貼過重金懸賞尋人告示，毫無音信。依照我的判斷，許春音失蹤當天就已經死了。」

「你真的確定許小姐已經死了？」

晏聽潮懶懶的道：「人丟了無非就那麼幾種情況，要麼是掉下山崖被什麼玩意吃了，要麼是被人挾持，要麼是離家出走。被野獸吃了有痕跡可查，這條已經排除，許春音是許家獨女，從小就養尊處優，被父母保護得像眼珠子一般矜貴，坐擁萬貫家財，嫁了如意郎君，父母又寵如掌珠，如果是妳，妳會不會離家出走？」

小山斬釘截鐵的搖頭，「當然不會，我要在家裡吃香的、喝辣的！」

晏聽潮又道：「那就是被人挾持。如果是圖財，劫匪早就該下帖子給許員外要贖金，可是許小姐失蹤一月有餘，許家連個紙片子都沒接著，沒人要贖金。」

小山恍然大悟，「那許小姐的下場只有一種可能了。可到底是誰要害死她？」

「這就有很多可能。」晏聽潮翹著腿，摸了摸下巴，「要麼是許員外的仇家，知道許員外只有一個獨苗，就指望著這獨苗生個男丁出來繼承香火。殺了許春音，就等於要了許員外的命，果然也沒錯，聽說女兒死了，許員外死得飛快。」

小山：「……」

「要麼是許春音的仇人，這個可能性不大，許春音被父母看護得很嚴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很難與人結仇。」

小山不好意思地問：「會不會是情殺呢？」

「許春音養在深閨，沒什麼見到外男的機會，丈夫霍秀庭是她的表兄，兩人青梅竹馬，感情甚好。」

小山想了想，「閣主，圖財也不一定是要許家的贖金，可能這人更貪心，要的是許家的全部家產呢？」

晏聽潮露出一個孺子可教的表情，「天目閣已經查了許家的所有關係。許員外的弟弟有四個兒子，一直想要過繼幼子給許員外，被許夫人拒絕，後來提出長子兼祧，也被拒絕。如果許春音死了，許員外徹底沒了希望，再提過繼的事，許夫人可就無話可說了。」

「所以，許員外的弟弟嫌疑最大？」

「不好說。」晏聽潮望著她，意味深長地笑了笑，「不過，不管是誰害了許春音，如果聽說許春音安然無恙地回了家，母女團聚，妳說他第一件事是幹什麼？」

小山精神一振，指著自己的鼻尖，「第一件事就是來看看我。」

晏聽潮點頭，「不錯。那第二件事呢？」

「第二件事，應該就是去看埋屍的地方。」

晏聽潮有點意外的驚喜，他這人懶，最怕和笨人打交道，沒想到這個小丫頭如此聰明，一點就透，他對小山的好感瞬間上升了不少。

「閣主，既然你斷定許小姐已死，拒絕了許員外，那如今怎麼又肯替許夫人尋人？」

「因為我對許員外說了實話，沒想到老頭子禁受不住刺激，當場吐了一盆血，回家不久就翹了辮子。」晏聽潮幽幽歎了口氣，「我這個人很少說實話的，好不容易說句實話，還把人說死了，看來以後我還是不能說實話，多騙騙人。」

小山：「……」這個騙人理由，虧他想得出來。

晏聽潮又歎了口氣，「死人不好找，可是凶手是個活人，那就好找得多了。找到凶手，自然也就找到了許春音，不過呢，這就等於要找兩個人了，得收雙份錢。」真是一隻黑心貔貅啊。小山擠出一絲微笑，違心誇道：「閣主你真的很會做生意。」

「因為愛錢。」

小山抽了抽嘴角，一時無言，坦誠得有點過分了啊。

晏聽潮蹠起腿，「許夫人同意給雙份錢。我想了想，還是辛苦一趟吧，順便找李美娘談談生意，要是能買下來方子，以後也免得晏七每年來這個鬼地方買香雪膏，一來一回的，車馬費、人工費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。」

一舉兩得，不愧是晏貔貅。

小山想了想，「閣主，恕小的冒昧，如果閣主沒有遇見我，本來怎麼打算找人呢？」

「辦法一樣，只不過原本打算到梅州找個青樓女子，易容成許春音的樣子。」晏聽潮望著她笑了笑，「現在有了妳，也不用找人了，省了一筆銀子。」

小山抽了抽嘴角，「……閣主，你好會過日子。」

「開源節流嘛。唉，你們這些人，不當家不知柴米貴，自打當了這個破爛閣主，老子的頭髮都白了兩根，煩死了。」

一聽這話，她忙睜大眼睛去看他的頭髮，「在哪兒？回頭我替閣主染一染。」

晏聽潮睨她一眼，「拔了。」

小山故意道：「閣主下次別拔，我替閣主調製養髮的膏脂，是西域傳來的養髮方子，保管讓閣主油光水滑。」

「閉嘴。」

小山暗暗憋笑。

晏聽潮手指敲了敲小几繼續說正事，「這幅畫妳好好看看，照這個樣子易容。」

她遲疑了一下，窘笑道：「閣主，你能否去馬車外面？」

晏聽潮呵呵一笑，「怎麼，還怕我偷學了妳的本事？」

她不好意思的笑道：「那倒不是，旁人在邊上，我會分心。」

「老子要午休，不會打擾妳，妳自己慢慢捯飭，給妳兩個時辰。」

晏聽潮說罷，在水貂毯子上又鋪了一張雪白的絨毯，躺下把腿一伸，眼上還蒙了一個黑眼罩，當真是一副午休睡了的架勢。

小山悄悄伸長脖子，仔細看了看那黑眼罩，心裡轉了幾個念頭，這才把小腰包解下來。

腰包裡是她易容的全部工具，一面小鏡子、畫筆、顏料、魚膠、脆骨、髮絲……易容之術最難的就是改變骨骼，除了描畫給人視覺錯覺，還要借助一些小東西，這些都是不傳之祕。

她先沉心靜氣的去看那畫像，仔細觀看畫中女子的容貌，需要用到什麼東西，在心裡有了數，然後再開始動手。

晏聽潮給她兩個時辰，她只用了半個時辰便易容完畢，對鏡自照，幾乎和畫中人是一模一樣。

方才全心投入，並未注意到晏聽潮，此刻閒下來沒事可做，她突然發覺晏聽潮從躺下的那一刻起，就沒有任何動作，連個姿勢都沒變化，睡覺睡得挺屍一樣，再一細看，他的鼻翼和胸口竟然一絲不動。

奇怪，怎麼會這樣？她忍不住悄悄的拿出一根髮絲，輕輕放在晏聽潮的鼻前。

紋絲不動！

小山嚇了一跳，抖著聲音輕輕喊了聲，「閣主。」

晏聽潮沒反應。

小山急了，仗著膽子把手掌放到他胸口，使勁一壓，「閣主，你死了？」

「死妳個頭啊。」晏聽潮扯掉眼罩，沒好氣的拍開她的手。

她連忙解釋，「我看閣主不吸氣，所以才……」

「我在練功。」

小山露出崇拜之色，「閣主您這是什麼神功？好生厲害。」

「仙人神功。」

就瞎扯吧你。小山心裡罵著騙子，臉上卻裝作一副懵懵懂懂的樣子問道：「閣主，你是騙我的吧？」

晏聽潮睨她一眼，居然一臉坦然的承認了，「對。」

小山：「……」

CRESCENT